

明
沈雲龍編輯

明清史料彙編

集 四

第三冊

文海出版社
印行

明清史料彙編 四集 目錄

第三冊

明季北略 三

(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)

清・計 六 奇 輯 一二〇三

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

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

殉難文臣

范景文 十九投井

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。李自成陷北京。烈皇帝崩于煤山。文臣死難者二十有一人。內閣惟范文貞公。公諱景文。字夢章。號質公。河間府吳橋縣人。父永年。南甯太守。爲德于鄉。有佛子稱公生而端亮。行醇謹。諸生時卽以天下爲己任。登萬曆四十一

年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。嘗其門曰。不受囑。不受
饋。衆稱不二公。獄多平反。時值大飢。條荒政。躬自賑
恤。全活以億萬計。己未擢吏部稽勲司主事。庚申署
選事。歷文選員外。驗封郎。時光宗登極。旬月中公所
推擢。皆先朝耆舊。世所目威鳳祥麟者。天啓甲子。逆
奄竊柄。公上疏請清仕路。養仕節。謂天地人材當爲
天地惜之。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。天下萬世是非
公論。當與天下萬世共之。言皆剴切。爲時所忌。南樂
相魏廣微以鄉曲故。欲招致公。卒不可得。及當例推

瑞先授意部堂芟除清流周忠毅李忠毅輩公爭執不少。狗忠賢大怒。尋移疾歸。杜門卻掃。視世榮一切澹如。至感憤時事。則裂眦拳几。案痛惋交集。時周忠介被逮。銀璫就北寺獄。誣賊數千。公洗橐百計代償。欲脫之于死。雖禍機不測。竟罔恤。其好義急難類如此。崇禎初起太常少卿。尋巡撫中州。己巳之難。公不待詔。命帥師勤王。京師圍解。陞少司馬。移鎮昌平。告歸久之。陞南大司馬。參贊機務。時賊在英廬。留都岌岌。南額兵八萬人。堪戰者不滿萬。公定營制。簡家丁。

治樓船。練火器。部曲改觀。于是乎有援池。援滁。援廬之師。江浦之役。賊烽夜照。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。實懼公方畧。公之建置。謂非戰無以爲守。非守江無以守京。守陵非守江北。無以守江南。䟽數十上。決幾呼吸。瞭然列目。時武陵相楊嗣昌奪情視事。詞臣黃公道周等執義廷諍。杖謫纍纍。公抗䟽力救。謂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。用之猶懼其晚。棄之何得其益。乃推碩果。遂嗟抱蔓。殊堪惋惜。䟽上。先帝震怒。除名爲民。已而復思之。特起爲大司空。甲申拜東閣大學士。時

賊勢已亟。公蒿目時艱。中夜輒涕零。謂身爲大臣。不能仗劍爲天子擊賊。雖死奚益。顧非是無以報聖明。于萬一。三月十七日。召對。公已絕粒三日矣。飲泣入告。聲不能續。及京城陷。羣譁上南遷。公賦絕命詩。有翠華迷草露。淮水漲烟澌之句。遂自經于妻陸氏靈前。家人趙蘭芳解之。復賦詩二首。有云。誰言信國非男子。延息移時何所爲。拜闕號哭。潛赴龍泉巷古井死。時死節二十餘人。公爲最先。絕不知上凶問云。其妾亦自經。南都贈公太傅謚以文貞。首祀旌忠祠。公

之詩古直豪邁稜稜露爽。遇國步艱難。故多悽戾之辭。有冰堅堂草及列朝詩選本錄若干首。

論曰。燕京之變。處鼎鉉一席者。纍纍也。鄙夫如井研者。弗論。甚有對策大廷。先帝首拔第一人。不四年。驟躋宰相。圖國士報宜百倍。豫讓一旦賊臨。望風屈膝。卒死賊手。其爲天子知人累大矣。微公一人。毅然不屈。蹈義而死。不幾令萬世笑烈皇帝時。端揆無人哉。

又曰。公旣不聞鼎湖之信。顧傳蜀道之行。斯時倘

以扈駕爲名。尙可以無死。而公決然一死。不復狐疑。蓋公素志定也。彼隱忍偷生者。無論亦有本欲死而一時稍遷延。後遂不及死。卒不免辱身敗名。然後知決然一死者之無憾也。夫成仁取義。固非懷濡忍之志。萌計較之私者。所能爲哉。公之一死。可與宋室文山並美千古矣。

倪元璐十九日謚

倪元璐字汝玉。號鴻寶。浙江紹興上虞人。父暕。萬曆甲戌進士。官至太守。有能名。公少卽穎異。絕倫弱冠。

舉于鄉。天啟二年壬戌成進士。才名噪天下。與少詹
黃公道周。並出韓太史日續門下。一時推爲雙璧。選
入庶常。尋授編修。時魏璫用事。公鄉人多貴顯者。公
翫憐本天。無所附麗。媚璫者。方請建祠國學。與先聖
並列。公奉命典江右試。獨以篇稿乎不可尙已命題。
同事爲公昨告。棘撤而璫已敗。故公得免禍。海內亦
以此重公。璫雖誅。諸黨猶踞要地。欲終錮林下。諸賢
乃偕東林爲名。又立趙黨孫黨熊黨鄒黨之目。以一
網清流。公上疏力爭。別白貞邪。破除門戶。遂爲人側

目黃公道周以建言與時相忤。選經筵官。不與。公疏請以已秩讓黃公。由此益爲當事所柄鑿。稍遷南國子司業。崇禎辛未。同考禮闈典武試。公上疏制實八策。制虛八策。譏切朝政。中有云。治之根本。惟在絲綸。勿以大猷付之悠忽。勿以瑣務示其周詳。恩怨不橫于胸。好惡必循人性。毋徒傷元氣。而情面仍存。毋浮慕精明。而叢脞實甚。凡侃言必有深慮。毋一筆抹殺。以遏羣謀。凡至慮必有定歸。毋雙票游移。以嘗上意。毋以意見仇。獨立之士。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。如此。

則才識自生。勛猷自著。皆深中政府膏肓。遂決不能容。公授意勛臣劉孔昭。孔昭以私憾。借封典事。劾公銓司承望風旨。協力下石。公遂罷歸。壬午北邊告警。流寇掠于中原。上思公才。乃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及。陛見。公條賊情邊事甚悉。稱旨。仍命具本以聞。公上疏言。制東邊宜分東西二路。而并力攻東路。東破則西自解。言圖闖賊宜以九江爲中權。武昌爲前茅。淮揚爲後勁。又宜假督撫以利權。一切屯鑄。鹺權之務。悉聽便宜。又爲邊防用間一疏。上皆嘉納。尋以國

計匱乏。擢公戶部尙書。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。固辭不許。召至中左門。謂曰。卿志性才猷。非諸臣比。勉爲朕任勞。公乃任事。殫精握筭。宵旦焦勞。言利者進。開採之策。公疏言。開礦有六害。議遂寢。癸未冬。逆賊破秦。公奏。賊旣入秦。則圖賊不在秦。而在晉。晉有備而後進。可攻。退可守。請蠲沿河租稅。取其半以資防禦。多築敵臺。汰冗兵。厚死士。上嘉納之。未及用。賊尋陷山西。甲申二月。政府謂詞臣不任錢穀。勸上解公部務。還講筵。三月丁未。京師陷。公紗幘絳衣。北向拜闕。

曰。身爲大臣。不能保國。臣之罪也。又南向再拜。遙辭母太夫人。旋易便服。至書齋。索酒。招二友爲別。于漢壽亭侯像前。獻像三爵。亦自浮滿。盡三大白。所親皆勸公。劾文丞相權忍耻。出外舉兵。再圖匡復。公怒指壽亭侯像曰。使吾生存。有何面目對此君。或言太夫人在堂。亦不爲之地耶。公默然。一淚及顴而止。旣而曰。老母八十四矣。而猶康健。夫復何憾。乃題案曰。南都尙可爲。死吾分也。慎勿衣衾。以志吾痛。因謂家人曰。卽欲殮。必俟大行殮。方收吾屍。于是步出。至廳事。

南面坐。乃投繯。衆僕尙欲解之。一老僕哭止之曰。此
吾主成名之日也。囑付已再三矣。久乃絕。玉簪雙墜
幾尺。舌藏眸歛。顏色如生。是午有賊騎突入。問公安
在。則陳尸于堂矣。乃愕然馳去。頃之有僞職王方弼
者。頒示且傳令箭至寓曰。忠義之門。勿行騷擾。由此
家人獲安。公子會覃。不忍違遺命。乃俟先帝殮。始閤
棺。賊無不太息稱忠臣者。一門殉節。其十有三人。一
云。妾王氏幼子無恙。公文章精華深刻。至性所激。紙
立字飛。故獲其片言。比于天球宏璧。獎借後進。保護

聲氣士無賢不肖。皆願出公門牆。殉難諸賢中。惟公
尤爲世所哀痛。南都贈公以太保。謚文正。祀旌忠祠。
論曰。古今易名之典。以文正爲難。明興數百年。惟
餘姚長沙皆揆席也。北都死事。乃得公與劉中允。
長沙高文典冊。且爲一代風雅開先。顧委蛇逆瑾。
雖匡救彌縫。厥功不小。亦來枉道之機。餘姚中允。
渾金璞玉。傳信千秋。惟公以懷蛟吐鳳之才。兼化
碧貫虹之節。長沙遜正。劉謝讓又。尊名壹惠。未有
如公之尤愜者。且使美新仇國。不得自附于藝苑。

笙簧孤鳳鳴而鵲鵲息。公諸著之謂矣。然則公

不獨爲正人增華。尤爲文人吐氣。

陳文莊仁錫與公同年同館。嘗言公爲人倫師表。又負經濟才。洵爲定論。然受知主上。卒不能盡其用。僅以節義終。悲夫。文集有奏疏代言講章應本行世。詩則有憶草諸種。

李邦華

李邦華字懋明。江西吉安吉水人。萬歷三十二年甲辰進士。授知涇縣。壬子擢御史。巡按浙江。有風節。時